



何冀平

修改趣聞

唐朝有個和尚，法號齊己，他很會寫詩，寫得還很好，可說是詩僧，他有個好友叫鄭谷，也是當時的詩人，有一天，齊己寫了一首詩《早梅》，其中有這樣兩句：「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他拿給鄭谷看，鄭谷說，梅一般不會數枝齊開，數枝就是一片了，可把數枝改為一枝：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才顯示出早開梅花的意境。

1942年，郭沫若在重慶寫了話劇《屈原》，上演後轟動死氣沉沉的霧都。張逸生從重慶「國立戲劇學校」畢業，參加「抗戰劇團」，在郭沫若的話劇《屈原》中飾演漁翁，與他同台演出的還有著名演員張瑞芳飾演婬娟。郭沫若對劇本的演出效果十分注重，他每天都會在台下看戲，這一點，作為劇作者很理解，我的戲演出，我也常常坐在台上看。《屈原》演到第4場，郭老到後台找到飾演婬娟的張瑞芳，說這婬娟罵斥宋玉的台詞：「宋玉，我特別地恨你，你辜負了先生的教訓，你是沒有骨氣的文人。」他說：「在台下聽起來，這句總覺得不夠力。似乎可以在『沒骨氣的』下邊再加上『無恥的』3個字，會更有力量。」飾演漁翁的張逸生正在旁邊化妝，插口說：

「『你是』不如改成『你這』，你這沒有骨氣的文人，那就夠味了。」郭老一聽連聲叫好，一個「這」字，替代「是」字，立刻增強了語勢。改稿常有趣事，近日上海文匯報的資深撰稿人青青（一把青）寫了有關我的一篇專訪，青青很年輕，有見地，文字也有功底。文章發表在上海文匯報引起不少關注。青青傳來一段她朋友的微信，是對於她原文和我改動的感受。內容如下：關於《天下第一樓》的結尾，青青問何：如果沒有這個偶然（指看到那副對聯）你怎麼結尾？對於何的回答，青青原文這樣寫：何說「這不是偶然，是我的追求，她笑談，個中艱辛，相信每個寫作者都能感受。」文章傳給何老師看，何老師改為：「這不是偶然，是不停歇的求索，個中艱辛，每個不放過自己的作者都能懂得。」微信寫道：創作者的艱辛求索不必驚天動地，短短幾個字的就已感受到，作家對文字的敏銳和嫺熟……

幾個文字的修改，並非在此張揚，讓我感動是這樣的事很少見，青年作者毫不隱晦，把自己原文和我修改的對照公開展示，她不說沒有人會知道，有這樣真摯和坦誠的胸襟，她將更有作為。



鄧達智

女性參與點燈盛會

不少人發問，貴鄉自從二戰之後，時過80載首次舉辦元宵點燈盛會，可容許女性到宗祠參與？當然……

口裏沒說什麼大道理，隨便答話：家陣什麼年代？已經2025年，中國從月球背面拿回土壤作研究的時代了，怎會不讓女性參加添丁點燈盛會？

心中想話：沒女性如何孕育出嬰孩？包括男丁？

點燈傳統為揚表家族薪火相傳，得下一代繼續香燈；這個任務必須男女二性結合始得圓滿，某程度上女性在懷孕、生產過程上比男性付出責任更重大的精力甚至生命，何解不讓女性進入宗祠，同享點燈之意義？

在下當然明白，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不少新界傳統的鄉村，曾經不讓尤其是出嫁前，甚至出嫁後的自家女性進入宗祠。有幸吾鄉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於宗祠設立新界最早的公立學校之一：「屏山英文小學」。隨後搬遷至元朗凹頭取名「元朗公立小學」的新校舍。我們宗祠擁有的學校基本設施，因利乘便，將本來校舍改為「達德學校」；有教無類不分男女，除了本村女童，亦吸引附近鄉村的女童進入本鄉鄧氏宗祠的「達德學校」求學。

相信此舉，首先打破女性尤其未婚的閩女進入宗祠的傳統。

其他家庭如何？在下未必清楚。



失聯數十載同村姐妹、小學同學，於新春添丁點燈會相聚宗祠同慶。 作者供圖



喬台DJ余發

沒有情人的情人節

這個星期分享的內容，就像是標題所說：「沒有情人的情人節。」

還記得上一次慶祝2月14日情人節，好像已經是很久的日子。可能自己在感情世界裏面，如果要有一段穩定的關係，才會想去跟喜歡的人過情人節。回顧過去，可能拖沓的對象很多時候還未到情人節便分手了。不過，我只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每當去到這個甜甜蜜蜜的節日時候，在街上看見情侶們手上拿着玫瑰花，手中拿着禮物，雖然看上會覺得有點酸酸的感覺，但其實我從來沒有太大的感受，可能已經習慣情人節的時候沒有情人。

當然相信很多讀者也有自己的另一半，甚至非常甜蜜。其實我是把自己的錯誤例子說出來。最希望的，就是可以看到身邊的朋友也好，或是在街上看到的人群也好，大家都開開心心去慶祝情人節。有時會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多段感情也不長久呢？」因為我經常跟讀者們說「珍惜」這兩個字，如果懂得這兩個字的話，其實應該知道怎樣去維繫一段關係。但有陣時也會覺得，當另一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一段感情一路行落去的時候，總會有一點淡淡的味道，可能便沒有新鮮感。所以當感情上出現一些沙石的時候，好像會把這些小如細沙的放大到一塊大石頭，就是說很容易便會放棄，而且有着千萬個藉口去支持自己這個想法，但往往一段感情結束之後，總會有點後悔。所以我覺得，如果兩個人的關係出現了問題的話，不要說是誰的錯，反而應該找一個方法去令彼此相處得更加好。

還記得之前有一段感情經常會有拗拗，大家總會各執一詞，永遠覺得自己是對的。但我會想，怎樣可以不要讓這種事情經常在生活上發生呢？我想了一個方法。某一天，我到家品店買了一個玻璃樽及一疊便利貼回家，然後跟另一半說：「不如日後當我們有拗拗的時候，或觸動了對方神經的話，不要各持己見，吵吵鬧鬧，不如把對方的不是寫在便利貼上面，然後放進玻璃樽內。每當月頭第一日的時候，大家逐一拿出來看，然後去把問題解決。」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很多事情當發生的時候，總會鬧得面紅耳赤，其實當時大家應該給對方一點時間冷靜一下，問題便容易解決。如果透過我以上的方法，問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看，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愛對方的話，這些已經不再是問題，因為大家已下了痰氣。

所以在這個情人節跟你們作出少少分享，希望可以令大家的感情維繫得更好。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袁星

新景

通體橘紅色，豎起的波浪形，七八米高，六七十米長，夜晚隱於體表之下的霓虹燈適時亮起，明艷醒目。不是別的，是一個整棟層一體橫伸的大招牌。3層沿街樓，從2層往上，便是招牌。說是招牌，也可以說是廣告牌。上面沒有太過繁雜的圖案，只有幾行白字。中國罐頭文化產業綜合體，是這棟建築的全部。

樓前原本是幾個緊靠國道的窄窄的路邊花壇。花壇裏有兩三米高的樹，也有半米左右的冬青。樹和冬青之間，隱約可見裸露的泥土。泥土中，有時可見雜亂的或黃落或乾枯或腐爛的葉，也可能間或看見些摻雜了或塑料或碎瓶或破罐的垃圾。那些髒亂雖是隱藏在花壇之中的，雖然不多，離得近了，總能睇見。

樓前的地，之前是泥磚鋪成。沒泥磚處，是水泥地。那時，感覺這地方挺普通。就是一排沿街樓和一個狹小的廣場，或者叫噴泉、水池廣場。沿街樓和附近的沒啥區別，小廣場和別處的也差不多。

沒建綜合體前，這兒有一部分正是社區廣場。小廣場上有一個噴泉，噴泉旁邊是個不大的水池。空曠處，是泥磚鋪設的平地。這處小廣場南側一個斜坡上，是兩棟社區樓。其西200多米，是另一排東西走向的樓。一排4棟，我家就在其中一棟裏。我之所以到這個社區買房，就是看上了其緊靠國道和東西南北都通透。南北通透好理解，東西通透，是說這樓只有一

戶，有相當一部分是看中了這裏的小廣場的，或者說是看中了這裏的空曠通透的。誰也沒預想到，這處小廣場會突然被圍起來，突然又要建新樓。

廣場圍起來後，一直保持沉默，像是害怕了，遲遲沒有新動作。大概半年多後，突然開始動工。悄悄地，短短幾個月，小廣場就被一截新沿街樓取代。新沿街樓和西面的沿街無縫銜接，成為一體。東面緊靠路口的沿街樓，也開始了新動作，拆拆這兒，動動那兒，改頭換面，重新裝修了一番。西面的新樓和之前的一截沿街樓，被重新規劃組合，成了外觀震撼的超大綜合體。那個巨大的招牌，是整個小鎮最大的。其功能，據說是要展示罐頭產業的，還聽說是為一年後召開全國罐頭展銷會準備的。路口東面緊臨的那一截沿街樓，被換裝成一家旅店，短短幾個月後，開門營業了。那處綜合體大樓前，幾台挖掘機，用了幾天時間。之前的花壇沒了，出現了一個整潔的凹凸有致的新花壇。花壇東南西北走向，中間高南北低，表面護上草坪，栽植上園藝造型的松樹和冬青，促成了一處煥然一新的不錯的新景觀。

那處小廣場，永遠消失了。新的建築，比別處的沿街樓，確實更具視覺衝擊力，其作用也非一般沿街樓的小商舖可比。比之之前，孰優孰劣，無法評說。原來是處風景，如今建成的，比預想的新的尋常沿街樓要好些，也可算得上一景吧，新景。



呂書練

舞劇中的李白

今年春晚有多場精緻的舞蹈小品，相對於以往，最大的特點是，無論是舞者及其舞姿，還是舞台布置，都極具傳統東方意境之美，簡雅、柔和、含蓄，又具靈動和韻律感，耐人尋味。我想起上月初由中國歌劇舞劇院訪港演出的舞劇《李白》。

李白在唐代十大詩人中排名榜首，乃中國文學史上最家喻戶曉的詩人，他的詩風雄偉奔放中散發與生俱來的仙氣。李白的一生，跌宕起伏，卻豐富多彩——少年得意，文武雙全，豪情萬丈；青年得志，暢遊天下，廣結豪傑。中年得寵，躋身翰林，卻遭暗算；晚年被放逐……但以1小時20分鐘的篇幅，只能截取其生平的幾個重要斷面。

整齣舞劇分三幕九節，外加序曲和尾聲，情節相當緊湊，獨舞和群舞交替，將中、老年後的詩人李白從激情、失落，到釋懷的內心世界展示出來，酒意、詩情、舞姿互為交錯、融和。背景放在「安史之亂」發生後，詩人難抑滿腔家國情懷，與壯士披甲上陣，並揮毫寫下《永王東巡歌》。但好景不長，永王兵敗，詩作成為李白反朝廷的罪證而入獄，更被流放夜郎。詩人從重燃希望的激情到含冤繫獄乃至被流放的悲情在首幕《東巡歌》中概括交代。

身陷囹圄的李白卻在醉夢中看到盛



小蝶

元宵憶故人

前天是蛇年的第15天，通俗的叫法是新十五，較文雅的名字是上元節、元宵節等。

提起元宵，我想起了一位劇壇故友。不是因為他曾在元宵節做了一些事情令我留下記憶，而是他的其中一個著名翻譯劇本的名字正是《元宵》。

熟悉香港劇壇的讀者都應該知道我這位故人是陳鈞潤（Rupert）。

雖然《元宵》有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原來它的原作是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劇本《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它又有另一個名字《What you will》，所以它的中文譯名亦被譯為《隨心所欲》。

第十二夜是基督教國家慶祝聖誕節的最後一天，即是1月6日基督教的主顯節。莎士比亞在1661年1月6日，即1660年聖誕節的第十二夜首演他這齣喜劇《第十二夜》。

這個被譽為莎翁的瘋狂和夢幻的喜劇在1986年首次被中英劇團搬上香港舞台，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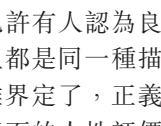
當年劇團的藝術總監高本納（Bernard Goss）導演，並請來Rupert翻譯和改編。說Rupert改編《第十二夜》，是因為他不但把劇本由英語翻譯成粵語，更把莎翁筆下發生在伊利里亞（即今天的巴爾幹半島西部和亞德里亞海東岸）的故事大刀闊斧地搬到中國唐朝的廣州，並且把故事和台詞中國化。

根據2024年演出版本的導演薛卓朗（Ceri Sherlock）在該劇場刊的形容，唐朝廣州的「一個開放及富有創造力的文化背景，以及對女性平等和藝術價值的尊重，都將此作品帶到另一個文化層次」。在該場刊的導讀文章中，作者江祈穎表示「陳鈞潤捉緊當中情人偶相遇的元素，彷彿冥冥中自有主宰，即以這個男女相互結識，同時又代表正月十五的佳節『元宵』替代」。她與薛卓朗分別解釋Rupert把《第十二夜》改編成《元宵》的時間和唐朝廣州的空間的原因。

1986年，《元宵》的首演演員都是香港劇壇的中堅分子，包括由現時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飾演的賀省廬和尉遲岸沙（Duke Osino and Sir Andrew Aguecheek）、前中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李鎮洲的士芭亭和茅福祿（Sebastian and Malvolio）、現時影畫戲劇團藝術總監羅靜雲的石蕙蘭（Viola）等。

2000年，中英劇團重演《元宵》，由當時的藝術總監古天農導演。去年4月，劇團再次重演《元宵》，由薛卓朗導演。現任藝術總監張可堅在場刊中解釋劇團第三次上演《元宵》是因為他在首演中體驗了演出的樂趣，而他在2019年籌備同是由Rupert翻譯和改編自《傲慢與偏見》的《初見》時，卻傳來Rupert逝世的噩耗。翌年，《初見》上演，張可堅在台上致謝時，彷彿看到Rupert坐在觀眾席上，令他萌生再次搬演《元宵》的念頭。

我也緬懷這位朋友，每次經過上環的酒樓時便會記起我和他常在這些地方邊喝茶邊聊天的時光。Rupert，你在那邊的元宵節過得開心嗎？



董仁

「無良」與「正義」

在一般人眼中是兩組完全相反的形容詞，無良的良，泛指是良心，無良就是無良心，但說成良心並不準確，應該是良知，也許有人認為良知較良心高一層級，但都是同一種描述。至於正義，也太難界定了，正義過去一直被視為一種正面的人性評價，但隨着時代的轉變，不同族群的認知及真偽的辨別，已很難把正義這個描述說得清楚，也無法判別是一種普世價值。

最近追看《無所畏懼2》，兩位主角陳碩與羅英子律師就一直被用作為無良與正義的代表，如果看過第一集的朋友，一定記得他倆歡喜冤家的劇情，兩人的精警對答往往是劇情的賣點。常說看國劇能加深了解內地民情和生活的點點滴滴，透過不同的案件反映現時內地方面的社會現象。

羅英子劇中的兩個夥伴邱華和夏舒本來同是良誠律師的律師。在續集一開始就被良誠律師逼走，此事原來與她的老師梅大梁（良誠律所創辦人）的一樁舊案有關。離開大所後，她們唯有經營了自己的律所。相反一心思想追羅英子的陳碩，撲了個空跳槽到良誠律所。

在續集裏出現了另一個角色，就是道



《無所畏懼2》的男女主角。 作者供圖